

“統一歐洲”的 神話與現實

(自拿破崙至今日)

埃·戴而遜等著

世界知識社

“統一歐洲”的神話與現實

(自拿破崙至今日)

埃·戴而遜 讓·杜德里 著
克·維亞爾 雅·香白慈
凌其翰 譯

世界知識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統一歐洲”的神話與現實

(自拿破崙至今日)

(法) 埃·戴而遜 讓·杜德里 著
克·維亞爾 雅·香白慈

凌其翰譯

*

世界知識社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忠厚里)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55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425·787×1092 1/32·4印張·85,000字

一九五五年四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四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1—11,000 定價：(6) 0.36元

序 言

讓·布呂亞

首先舉出每天閱讀書報時偶然看到的幾項消息。在一本流行於法德兩國的小冊子上，我們看到關於法德歷史學家的會談情況。

“一九五〇年八月八日，二十五位歷史學教授在弗里堡聚首一堂，懷着堅決的意志決定放棄本國史的狹窄範圍，而在法德兩國和解的主旨下就歐洲的觀點從事歷史研究。”

以上是弗里堡會談中德國代表弗利特里克·瓦爾堡所說的話。日內瓦的歐洲文化總部財政顧問樊齊蘭爲了這個組織鑄就了兩種象徵性的紀念章。在一種紀念章上刻有查理曼大帝的肖像。在另一種紀念章上刻有查理五世的肖像。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五日的“世界報”報道說：

“歐洲委員會文化專家會議第八屆常會業已制定一項關於修訂歷史教科書的講習計劃。這項講習將於八月八日到十六日在挪威進行，這是繼續一九五三年在却爾姆（黑森林區）開始的工作。這一次將特別研究歐洲中世紀的歷史。”

歷史學家對於這許多倡議再不能漠不關心了，特別因爲這些表示並不是個別的，也不是自發的，而是試圖盡量利用歷史來爲目前的歐洲整體化政策進行辯護。法德兩國歷

史學家的會談增多了，這些會談的目的正如不來梅大學教授弗利特里克·瓦爾堡所說，在“從歐洲的觀點”來從事歷史研究。每個人對於我們學校裏所用的教科書都可以有他自己的意見。但這首先是有關所有法國教育工作者的事情。他們很願意和全世界的同行們討論這個問題。但他們並不願意到波恩的什麼法庭上出席答辯。天主教歷史學家約瑟夫·伍爾斯所寫的一段話表達了法國極大多數大學教授的意見。他寫道：

“人們時常談到青年的國際教育。但是人們不常說起青年的民族教育，然而這也是同樣重要的。今天我們應該使法國人都知道不要爲了自己的國家而感到恥辱，不要爲了它的歷史而面紅耳赤。”^①

但是我們並不否認歐洲歷史的事實。這就是以下報告中所敘述的事實。作者們並不想追溯那些“歐洲防務集團”的擁護者所留戀的卡洛林王朝，雖然這項工作並不缺乏興趣。他們把研究的範圍只限於近代史和現代史。這些報告是在一九五四年一月三十一日歷史研究日那一天提出的。在這一天，有一百位左右的歷史學家和歷史學教授聚首一堂。作者們在最後定稿的時候，曾經注意到當時引起的種種辯論。研究的題目計有四個：“從一七九五年到一八三〇年間統一歐洲的嘗試”（埃彌爾·戴而遜）；“從俾斯麥到威廉二世的汎日耳曼主義和歐洲思想”（讓·杜德里）；“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間統一歐洲的嘗試”（克勞德·維亞爾）；“一九四五年以來的歐洲聯邦政策”（雅克·香白慈）。這是顯然四個不同的時代，爲了對這四個時代予以認真的解

① “政治和經濟年鑑”，一九五三年一月——三月。

釋，必須避免牽強附會，避免等同類推。當拿破崙爲了資產階級的利益試圖組織歐洲的時候，資本主義尚在萌芽時期。在反對封建主義的鬥爭中，資產階級是以一個革命的階級出現的。毫無疑問，拿破崙是想把他的勁敵英國從歐洲的市場上排除出去的。但同時，他在萊因區和意大利所獲得的勝利却終於破壞了封建主義的生產關係。一八一五年以後所組織起來的神聖同盟，主要目的是爲了恢復這種封建主義的生產關係。到了威廉二世執政的時候，我們已經進入了帝國主義的階段。資產階級變成了一個沒落的階級。歐洲思想變成了汎日耳曼主義中的一個因素。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三九年間，統一歐洲的嘗試並不是連續的。這是因爲想像中的歐洲已經不是歐洲而僅僅是西歐，它本身就不是一個目的，而是一種手段。當一個帝國主義國家相當強大的時候，它就無須舉起統一歐洲的旗幟。它直接行動了。它用自己的力量來摧殘各個民族，而不問這些政府是否自願放棄民族主權。爲了一個殘缺的歐洲聯邦而要消滅或限制民族主權的一切計劃都符合於雙重的目標：保證一個帝國主義國家（過去是威廉二世的德國和納粹德國，現在是美國帝國主義）的統治，並爲它作辯護，以及盡一切可能來延緩歷史前進中所無法避免的社會改革。由於這第二個目標，所以從一九一七年以來，一切統一歐洲的嘗試都直接地或間接地具有反蘇的性質。洛迦諾條約、慕尼黑會議、“歐洲防務集團”都標誌着歐洲這條反蘇的道路，都應該由歷史學家來加以說明。最近舉行的柏林會議更提供了證據。當莫洛托夫提議把安全條約普及到真正可以稱爲歐洲而沒有一個歷史學家會否認其特徵的那個大陸時，那些並不把歐洲看作一個地理上的事實而把它看作“一個世界觀”的西方人就起來反對

這個建議了。又一次一個小歐洲起來反對真正的歐洲。又一次人們要求把民族獨立(特別是法國的獨立)爲了一個縮小的歐洲而犧牲,而莫洛托夫的計劃却規定了歐洲各國在平等的基礎上簽訂一整套的協定。儘管皮杜爾曾教授過歷史和地理,但是在他看來,安卡拉倒是歐洲的一個首都,而布拉格、布達佩斯、索非亞、地拉那、布加勒斯特、華沙、莫斯科、明斯克、基輔却都不是歐洲的都市。哪一位歷史學家能夠接受這樣的解釋?哪一位教授能夠拿這樣的論斷來作爲他的教學基礎?

以下所發表的報告的作者們曾經從科學的觀點,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照耀下,研究了歐洲問題。他們所得出的結論,在我們看來,是能夠得到歷史學家們的同意的。即使那些歷史學家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只要他們忠實於科學的和民族的歷史傳統,而想加以整理,使它豐富。很顯然,在這樣的研究中,很多旁證被發現了,很多幻想被消滅了。但是還有些訛詐(這字眼用得並不太過分)應該由歷史學家來予以揭露。雨果曾經相信過一個統一的歐洲。成千的從戰壕裏回來的大學教授心中痛恨戰爭,以爲從此能夠把歐洲組織起來。當白里安大聲疾呼:“大砲向後退!”的時候,他們都被他迷惑住了。不錯。但是對於種種事實加以嚴格的研究來揭穿那個不敢公開宣佈而用慷慨大方的措詞掩飾起來的政策,這不正是歷史學家的任務嗎?指出目前人們怎樣利用各國人民要求諒解的思想來製造一種“歐洲”氣氛,這才是爲各國人民實現真正的諒解而服務的。各國人民的諒解是能夠而且應該在互相尊重民族主權的基礎上實現的。

向公共輿論,特別向他們的同行們說這樣的話的歷史學家自己首先承認他們的研究是不完整的。他們知道在他

們的考據中有很多的缺點，更由於缺乏篇幅，沒有能够詳加引證和註釋。他們希望把他們的結論加以討論，因為他們確信對於各種思想和各種解釋的自由爭辯能够使研究現代事變的歷史科學得到進展。人們儘可以把學校組織浸沒在“歐洲”刊物的波濤中，人們儘可以組織“歐洲”日，但是法國大學教授們却不能採取人們硬要他們接受的立場。他們要求提出自己的主張。如果今天我們能够幫助他們認識得更清楚，我們就沒有荒廢我們的時間。現在讓我們以此作為示範來宣佈我們對於民族的和科學的歷史的忠誠，也就是在我們工作的領域內表示我們始終忠實於人們想要貶抑的民族價值。

目 錄

序言	讓·布呂亞	1
從一七九五年到一八三〇年間統一歐洲 的嘗試	埃彌爾·戴而遜	6
從俾斯麥到威廉二世的汎日耳曼主義和 歐洲思想	讓·杜德里	22
一 俾斯麥的歐洲體系		22
二 在世界和歐洲間威廉的汎日耳曼主義		32
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間 統一歐洲的嘗試	克勞德·維亞爾	49
一 洛迦諾的歐洲		50
二 希特勒的歐洲		62
一九四五年以來的歐洲聯邦政策	雅克·香白慈	80
代跋	雅克·香白慈	119

E. Tersen, J. Dautry,
Cl. Willard et J. Chambaz

L'EUROPE

(de Napoléon à nos jours)

MYTHES ET RÉALITÉS

Éditions Sociales

根據法國社會出版社一九五四年法文版譯出

序 言

讓·布呂亞

首先舉出每天閱讀書報時偶然看到的幾項消息。在一本流行於法德兩國的小冊子上，我們看到關於法德歷史學家的會談情況。

“一九五〇年八月八日，二十五位歷史學教授在弗里堡聚首一堂，懷着堅決的意志決定放棄本國史的狹窄範圍，而在法德兩國和解的主旨下就歐洲的觀點從事歷史研究。”

以上是弗里堡會談中德國代表弗利特里克·瓦爾堡所說的話。日內瓦的歐洲文化總部財政顧問樊齊蘭爲了這個組織鑄就了兩種象徵性的紀念章。在一種紀念章上刻有查理曼大帝的肖像。在另一種紀念章上刻有查理五世的肖像。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五日的“世界報”報道說：

“歐洲委員會文化專家會議第八屆常會業已制定一項關於修訂歷史教科書的講習計劃。這項講習將於八月八日到十六日在挪威進行，這是繼續一九五三年在却爾姆（黑森林區）開始的工作。這一次將特別研究歐洲中世紀的歷史。”

歷史學家對於這許多倡議再不能漠不關心了，特別因爲這些表示並不是個別的，也不是自發的，而是試圖盡量利用歷史來爲目前的歐洲整體化政策進行辯護。法德兩國歷

史學家的會談增多了，這些會談的目的正如不來梅大學教授弗利特里克·瓦爾堡所說，在“從歐洲的觀點”來從事歷史研究。每個人對於我們學校裏所用的教科書都可以有他自己的意見。但這首先是有關所有法國教育工作者的事情。他們很願意和全世界的同行們討論這個問題。但他們並不願意到波恩的什麼法庭上出席答辯。天主教歷史學家約瑟夫·伍爾斯所寫的一段話表達了法國極大多數大學教授的意見。他寫道：

“人們時常談到青年的國際教育。但是人們不常說起青年的民族教育，然而這也是同樣重要的。今天我們應該使法國人都知道不要爲了自己的國家而感到恥辱，不要爲了它的歷史而面紅耳赤。”^①

但是我們並不否認歐洲歷史的事實。這就是以下報告中所敘述的事實。作者們並不想追溯那些“歐洲防務集團”的擁護者所留戀的卡洛林王朝，雖然這項工作並不缺乏興趣。他們把研究的範圍只限於近代史和現代史。這些報告是在一九五四年一月三十一日歷史研究日那一天提出的。在這一天，有一百位左右的歷史學家和歷史學教授聚首一堂。作者們在最後定稿的時候，曾經注意到當時引起的種種辯論。研究的題目計有四個：“從一七九五年到一八三〇年間統一歐洲的嘗試”（埃彌爾·戴而遜）；“從俾斯麥到威廉二世的汎日耳曼主義和歐洲思想”（讓·杜德里）；“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間統一歐洲的嘗試”（克勞德·維亞爾）；“一九四五年以來的歐洲聯邦政策”（雅克·香白慈）。這是顯然四個不同的時代，爲了對這四個時代予以認真的解

① “政治和經濟年鑑”，一九五三年一月——三月。

釋，必須避免牽強附會，避免等同類推。當拿破崙爲了資產階級的利益試圖組織歐洲的時候，資本主義尚在萌芽時期。在反對封建主義的鬥爭中，資產階級是以一個革命的階級出現的。毫無疑問，拿破崙是想把他的勁敵英國從歐洲的市場上排除出去的。但同時，他在萊因區和意大利所獲得的勝利却終於破壞了封建主義的生產關係。一八一五年以後所組織起來的神聖同盟，主要目的是爲了恢復這種封建主義的生產關係。到了威廉二世執政的時候，我們已經進入了帝國主義的階段。資產階級變成了一個沒落的階級。歐洲思想變成了汎日耳曼主義中的一個因素。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三九年間，統一歐洲的嘗試並不是連續的。這是因爲想像中的歐洲已經不是歐洲而僅僅是西歐，它本身就不是一個目的，而是一種手段。當一個帝國主義國家相當強大的時候，它就無須舉起統一歐洲的旗幟。它直接行動了。它用自己的力量來摧殘各個民族，而不問這些政府是否自願放棄民族主權。爲了一個殘缺的歐洲聯邦而要消滅或限制民族主權的一切計劃都符合於雙重的目標：保證一個帝國主義國家（過去是威廉二世的德國和納粹德國，現在是美國帝國主義）的統治，並爲它作辯護，以及盡一切可能來延緩歷史前進中所無法避免的社會改革。由於這第二個目標，所以從一九一七年以來，一切統一歐洲的嘗試都直接地或間接地具有反蘇的性質。洛迦諾條約、慕尼黑會議、“歐洲防務集團”都標誌着歐洲這條反蘇的道路，都應該由歷史學家來加以說明。最近舉行的柏林會議更提供了證據。當莫洛托夫提議把安全條約普及到真正可以稱爲歐洲而沒有一個歷史學家會否認其特徵的那個大陸時，那些並不把歐洲看作一個地理上的事實而把它看作“一個世界觀”的西方人就起來反對

這個建議了。又一次一個小歐洲起來反對真正的歐洲。又一次人們要求把民族獨立(特別是法國的獨立)爲了一個縮小的歐洲而犧牲,而莫洛托夫的計劃却規定了歐洲各國在平等的基礎上簽訂一整套的協定。儘管皮杜爾曾教授過歷史和地理,但是在他看來,安卡拉倒是歐洲的一個首都,而布拉格、布達佩斯、索非亞、地拉那、布加勒斯特、華沙、莫斯科、明斯克、基輔却都不是歐洲的都市。哪一位歷史學家能夠接受這樣的解釋?哪一位教授能夠拿這樣的論斷來作爲他的教學基礎?

以下所發表的報告的作者們曾經從科學的觀點,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照耀下,研究了歐洲問題。他們所得出的結論,在我們看來,是能夠得到歷史學家們的同意的。即使那些歷史學家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只要他們忠實於科學的和民族的歷史傳統,而想加以整理,使它豐富。很顯然,在這樣的研究中,很多旁證被發現了,很多幻想被消滅了。但是還有些訛詐(這字眼用得並不太過分)應該由歷史學家來予以揭露。雨果曾經相信過一個統一的歐洲。成千的從戰壕裏回來的大學教授心中痛恨戰爭,以爲從此能夠把歐洲組織起來。當白里安大聲疾呼:“大砲向後退!”的時候,他們都被他迷惑住了。不錯。但是對於種種事實加以嚴格的研究來揭穿那個不敢公開宣佈而用慷慨大方的措詞掩飾起來的政策,這不正是歷史學家的任務嗎?指出目前人們怎樣利用各國人民要求諒解的思想來製造一種“歐洲”氣氛,這才是爲各國人民實現真正的諒解而服務的。各國人民的諒解是能夠而且應該在互相尊重民族主權的基礎上實現的。

向公共輿論,特別向他們的同行們說這樣的話的歷史學家自己首先承認他們的研究是不完整的。他們知道在他

們的考據中有很多的缺點，更由於缺乏篇幅，沒有能够詳加引證和註釋。他們希望把他們的結論加以討論，因為他們確信對於各種思想和各種解釋的自由爭辯能够使研究現代事變的歷史科學得到進展。人們儘可以把學校組織浸沒在“歐洲”刊物的波濤中，人們儘可以組織“歐洲”日，但是法國大學教授們却不能採取人們硬要他們接受的立場。他們要求提出自己的主張。如果今天我們能够幫助他們認識得更清楚，我們就沒有荒廢我們的時間。現在讓我們以此作為示範來宣佈我們對於民族的和科學的歷史的忠誠，也就是在我們工作的領域內表示我們始終忠實於人們想要貶抑的民族價值。

從一七九五年到一八三〇年間

統一歐洲的嘗試

埃彌爾·戴而遜

從一七九五年到一八一四年，法國資產階級的大部分在“督政府”和“帝國”兩個不同政體的掩護下，按照他們自己的利益，努力實現一個統一的歐洲。這顯然是從事實的客觀研究中所整理出來的歷史真理，可是這個真理却被許多歪曲言論所模糊，而且這些歪曲言論也不完全是故意的。

這是首先由於那時代的陳詞濫調掩蓋了事實。因為在一個長時期內，歷史學家寧願把注意力固定下來集中在那一時代的軍事方面，並且幾乎是戲劇化的方面上。只是在不久以前，歷史學家才注意研討那一時代的經濟現實。

其次，特別是由於統一歐洲的嘗試的失敗，使資產階級的編史學不得不把責任推在一隻受罪羊——拿破崙——的身上，他的“過度的慾望”，“強權的意志”，甚至是他的“脾氣”都足以說明一切並藉以免除解釋的困難。

＊

＊

＊

這些嘗試中的第一個嘗試，也就是“督政府”的嘗試，決定於三件事實的湊合。

首先是法國資產階級取得政權的事實。自從羅伯斯庇爾的垮台消除了民主共和國的假定以後，這是事實的狀態；共和二年的憲法對這一點下了法律的定義以後，這就成為

法律的狀態。

可是，在同一時期，對歐洲的戰爭，特別是對英國的戰爭却使同一資產階級喪失了海洋和殖民的空間——這原是法國資產階級經濟活動獲利最豐的方面，殖民地有的被敵人佔領了，有的起義了（聖多明哥）或被隔離了。長距離的貿易往來在實際上已是不可能了。

但這些戰爭同時也促成了對於大陸上廣闊空間的征服。經一七九七年的坎波·福米奧和約所確認的一七九五年條約使法國經濟得以通過直接兼併的手段來統治比利時和萊茵的市場，並且影響着、左右着荷蘭和西班牙的市場。

從這一方面自然而然地產生了一種大陸的、也就是歐洲的經濟體系的思想，產生的過程，由於這是一個開端，免不了一定程度的混亂和某些遲疑（方法追不上概念的水平）。毫無疑問，這個體系要由法國來組織並受法國的控制。這個體系是以對英戰爭的必要性為理由。正如督政官呂培爾寫給法國駐馬德里大使的信中所說：

“在我看來，同英國媾和，就意味着共和國的喪失……迦太基必須被毀滅①……否則幾年以後，我們恐不再能輸出商品了。”

由於“在共和國的邊界上，一切都需要以現金交易”②，最好用征服或臣服某些領土的方法來盡一切可能推遠這些邊界（西哀士在一七九八年七月二十四日給塔力蘭的一封信中就是這樣來說明和論證對於姊妹共和國——法蘭西共

① 古代羅馬和迦太基三次連綿不絕的戰爭使羅馬害怕迦太基的商業競爭，元老院議員加圖每次演說都用“迦太基必須被毀滅”句為結尾，以示警惕。——譯者

② 共和四年霜月（第三月）督政府文告。

和國的真正被保護國——的侵略政策)。

儘管督政府內外交迫，很難以把這個“歐洲方面”作為政策的基本方面支持下去，但是，支持這個“歐洲方面”的跡象還是不少，並且是明顯的。

如果人們確實要發展這個歐洲貿易，那就應該供給它必要的工具，特別是在運輸方面。這就是弗朗索瓦·德·紐夏托的公路政策，特別是在比利牛斯山脈和阿爾卑斯山脈所實施的政策（但財政的匱乏徒使這些計劃暫時無法實現）。因此，就開始水路政策，萊因河應該是着手進行這個政策的工具，官方報紙鋪張揚厲地稱讚這個政策道：

“商品將要從許寧根到赫辛根間自由地流動着，並且我們將要看到北海和地中海連結起來播送我們工業的果實。”^①

在參加這項經濟活動的各國之間必須把度量衡統一起來。一七九八年十月十六日成立的國際米達尺委員會難道不是一個準備步驟麼？

爲了這些目的，反走私的鬥爭就有迫切的必要了。一七九八年佔領摩爾霍斯和日內瓦，從而掌握了和兼併了兩個重要中心。一七九九年四月二十八日的法律恢復了前幾年關於反走私的條例並且把這些條例系統化了。

毫無疑問，必須盡一切可能把最多的國家納入法國經濟的體系中。這工作在巴達維亞共和國^②方面是輕而易舉的，因爲一七九七年二月七日，法國就和巴達維亞共和國締結了關稅同盟。對於那些十分馴服的國家——意大利各姊

① 摘自當時的“公報”。

② 巴達維亞共和國（一七九五——一八〇六年）是在法國所征服的荷蘭領土上建立起來的共和國。——譯者